

行》《戏曲研究》第 62 辑,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版。

⑩⑪ 《香山记》,古本戏曲丛刊二集,第三出“庄王设朝”、第十八出“驾至庵门”。

⑫ 罗懋登: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·叙西洋记通俗演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,第 19 页。

⑬ 俞樾:《春在堂随笔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,第 88

页。

⑭⑮⑯ 罗懋登: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,第 10 页,第 10 页,第 27 页。

(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文学院)

## 《红楼梦》第一百零九回“遇仙”情节之涵义蠡测

张文澍

《红楼梦》第一百零九回“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”叙黛玉既死,宝玉与宝钗完婚,内心思念黛玉不已,因外宿,冀黛玉托梦而不得,疑心“或者他(即黛玉)已经成仙,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浊人”,欲“还要在外头睡两夜”,以候黛玉入梦。宝钗深知其意,故放他宿于外间,令新进之小丫鬟五儿服侍。宝玉见五儿酷肖已逝之晴雯,乃发轻薄语挑逗,且云:“实告诉你罢:什么是养神,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!”五儿自是不解何为“遇仙”,想“遇”何“仙”,但“因被宝玉鬼混了半夜,又兼宝钗咳嗽……生怕宝钗听见了……一夜无眠”。次日,宝玉醒来,因又未梦见黛玉,遂谓:“可是‘仙凡路隔’了。……又想起昨夜五儿说的‘宝钗、袭人都是天仙一般’,这话却也不错,便怔怔的瞅着宝钗。宝钗见他发怔,虽知他为黛玉之事,却也定不得梦不梦……便道:‘你昨夜可遇见仙了么?’”①

本回尚叙及迎春病逝“返真元”,贾母欠安,寄居大观园之女冠妙玉前来探疾;至次回,贾母即死等等,所有情节皆与道教有关。

昔观宝玉外宿一节,以为不过寻常内帷之谐词谑语而已,今重读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一书第四章“艳诗及悼亡诗”所附“读《莺莺传》”,始悟其中或别有寄寓焉。今人一般公认《莺莺传》为唐人元稹对早年始乱终弃之某女子之追述。而若借此书对唐人“游仙”、“遇仙”之诠释方法,以寻绎《红楼梦》陶写人物性格之妙趣,殆不无可论者。陈寅恪云:

《太平广记》四八八“杂传记”类载有元稹《莺莺传》,即世称为《会真记》者也。《会真记》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《会真诗》。其实“会真”一名词,亦当时习用之语。今《道藏》

“夜”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(字希圣)《西山群仙会真记》五卷,李竦所编。(又《会真集》五卷,超然子王志昌撰。)姚鼐以为书中引海蟾子刘操,而操乃辽燕山人,故其书当是金元间道流依托为之者。(见所撰《四库书目提要》。)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,其中杂有后人依托之处,固不足怪。但其书实无甚可观,因亦不欲多论。兹所欲言者,仅为“会真”之名究是何意一端而已。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,《“天下”篇》语。)后来因有“真诰”、“真经”诸名。故“真”字即与“仙”字同义,而“会真”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。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、萼绿华之世缘,流传至于唐代,仙(女性)之一名,遂多用作妖艳妇人,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,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。其例证不遑悉举……②

陈寅恪续举证云:

鄙意微之文(案:即《莺莺传》)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贯。此(案:亦指《莺莺传》)为会真之事,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“会真”类小说,即张文成(案:即唐人张鷟)《游仙窟》中男女主人之旧称。……夫《游仙窟》之作者张文成自谓奉使河源,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。③

盖张鷟所记,实朝官赴外时一不期之遇,即所谓“游仙”。至于元稹《莺莺传》之事,作者与其昵友白居易皆转以比之梦幻。陈寅恪引证白氏云:

又观于微之自叙此段因缘之别一诗,即《才调集》伍《梦游春》云:

昔岁梦游春,梦游何所遇?梦入深洞中,果遂平生趣。……

及白乐天与此诗(《白氏长庆集》一四)云:

昔君梦游春,梦游仙山曲。恍若有所遇,似惬平生欲。……<sup>④</sup>

陈寅恪论李唐时“仙”之一词多指风流放诞之女道士,或竟以目倡伎,胪举唐施肩吾《及第后夜访月仙子》、《赠仙子》诗,孙棨《北里志》、韩偓《香奁集》以证当时贡士与青楼之暧昧关系。此风或延至五代。《花间集》卷四张泌《浣溪纱》十首之三:

独立寒阶望月华。露浓香泛小庭花。绣屏愁背一灯斜。云雨自从分散后。人间无路到仙家。但凭梦魂访天涯。<sup>⑤</sup>

卷六顾夔《甘州子》五首之三:

曾如刘阮访仙踪。深洞客。此时逢。绮筵散后绣衾同。款曲见韶容。山枕上。长是怯晨钟。<sup>⑥</sup>

卷九后唐孙光宪《浣溪纱》九首之九:

乌帽斜欹倒佩鱼。静街偷步访仙居。隔墙应认打门初。将见客时微掩敛。得人怜处且生疏。低头羞问壁边书。<sup>⑦</sup>

按《红楼梦》第一百零九回中既有关于“游仙”、“遇仙”之情节,亦与梦境有关,而且兼涉婚外之男女情好,故“遇仙”一词,涵义尤与李唐、五代以来隐喻之义相通。

《红楼梦》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之巅峰,曹雪芹具备深厚之文化修养,绝非一般街巷勾栏俗滥话本作者可比。故其对于中唐以来以“仙”比况妖艳妇人、风流放诞之女道士,甚或倡伎之隐喻传统,当不陌生。况其撰作此书意在揭示人生、人性之真谛,大有深意存焉,尝自云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心酸泪。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<sup>⑧</sup>又况袒林贬薛一派旧式文人早有考核古礼,以断雪芹暗斥宝钗不过媵妾者。如清张新之等《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》评第九十九回“薛宝钗出闺成大礼”中“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”语云:“未说发轿,而但说‘从大门进来’,看官以为省文也,殊不知是有送无迎,终是暧昧苟合,不成大礼。”<sup>⑨</sup>评“家里细乐迎出去,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,倒也新鲜

雅致”语云:“自赞其书,而写‘成大礼’,令人失笑。作者掉皮乃尔。”<sup>⑩</sup>洪秋蕃《红楼梦抉隐》则评云:“古婚礼云:议婚、纳采、纳币、请期、亲迎、庙见云。礼不备,谓之奔。奔者,不必如淫奔之说,凡苟简而急就者皆是,妾媵宜之。宝钗适宝玉,议婚则无媒妁,纳采则未报庚,请期则由男家择示,并未预报星期,亲迎、庙见不独无其事,而且新人入门无百两之御,无钟鼓之乐,此大家纳妾体制也,故六礼之中仅纳币。仅纳币,所以明其为妾也。然则宝钗于宝玉只可谓之妾,不可敌体而为妻。”<sup>⑪</sup>以上考据、评论虽略显陈腐且过甚其辞,不必尽得曹氏本意,要之话出有因。考之《虞阳说苑》本《牧斋遗事》记清初钱谦益迎娶柳如是事云:“辛巳初夏,牧斋以柳才色无双,小星不足以相辱,乃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。箫鼓遏云,兰麝袭岸。齐牢合卺,九十其仪。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腾议,至有轻薄子掷砖彩鹞、投砾香车者。”<sup>⑫</sup>钱、柳事与玉、钗事恰恰相反,前者系不当用钟鼓礼而用,后者系当用钟鼓礼而不用,都不中式。钱牧斋娶柳如是既为真人真事,且时间与曹雪芹先后略同,宜能与《红楼梦》写作时代之礼仪风尚互证。

综合以上诸点,可推论本回有关“遇仙”情节之言外意象:

一、宝玉疑心“或者他已经成仙”而亟盼梦遇,或许暗示宝玉不单精神属之黛玉外,更盼与有肌肤之亲。第五回“贾宝玉神游太虚境”、第六回“贾宝玉初试云雨情”等都可作旁证,虽宝玉心目中黛玉、袭人二者之高下自有天壤之别。

二、五儿云“宝钗、袭人都是天仙一般”者,实为曹雪芹借彼之口将二人同等论列,或许暗示宝钗、袭人无论尊卑,皆非第一等人物,不过唐人笔下“仙”人之流。此尤具微意。第廿一回回目尝以“贤袭人娇嗔箴宝玉”阿好袭人,但她并非一安卑守下之人。第五回中,宝玉“神游太虚境”,与其中名“可卿”者亲昵,嗣观“金陵十二钗又副册”,见袭人之判词云:“枉自温柔和顺,空云似桂如兰。堪羡优伶有福,可叹公子无缘。”<sup>⑬</sup>至次回,宝玉梦觉,“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。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,也无可推脱的,扭捏了半日,无奈何,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。自此,宝玉视袭人更自不同,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了”<sup>⑭</sup>。袭人处事之功利与素常之心计于此可见。而其率尔交媾于宝玉,则略合唐人所谓“遇仙”之意。至第卅一回“撕扇子千金作一笑”,晴雯之怨忿正起于袭人劝争时不经意言道:“好妹妹,你出去逛逛儿,原是‘我们’的不是。”晴雯因大怒,斥云:“我倒不知道,

‘你们’是谁?别叫我替‘你们’害臊了!‘你们’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,也瞒不过我去。”<sup>⑤</sup>是责其苟且。及至书末第一百廿回,袭人离贾府,嫁于“城南蒋家”,其虽“悲伤不已”,“怀着必死的心肠”,“一缕柔肠,几乎牵断”,“哭着不肯俯就”,却终顺命于丈夫“极柔情曲意的承顺”、“越发温柔体贴”<sup>⑥</sup>。此丈夫即原主人之情好昵友优伶蒋玉菡,符应第五回判词之谶语。宝玉与蒋氏之交谊既涉暧昧,袭人以命定之“宝玉的人”转嫁于蒋氏,于情于理,益加尴尬。以此度之,五儿之以宝钗比同袭人,作者鄙袭贬钗之意灼然可见。观甲戌本《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》第八回朱批云:“余谓晴(雯)有林(黛玉)风,袭(人)乃(宝)钗副,真真不错。”<sup>⑦</sup>可作五儿语“宝钗、袭人都是天仙一般”之旁证。

三、宝玉不梦黛玉,谓“仙凡路隔”者,或暗示黛玉终归清高孤傲,修身自洁,不与宝钗沆瀣一气。证之第九十八回“苦绛珠魂归离恨天”,黛玉将死,嘱紫鹃:“妹妹,我这里并没有亲人。我的身子是干净的。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!”<sup>⑧</sup>明示一封建时代未嫁女子自恃清白之尊严。黛玉凭己身位置之尊及与宝玉情分之厚而与袭人相异如此,二人高下自不难甄定。

四、宝钗明知宝玉外宿为黛玉,仍问:“你昨夜可遇见仙了么?”是一者出于嫉妒,二者故诬黛玉清白,三者尚欲逆探宝玉于黛、于钗之情怀。谓嫉妒,因宝钗以已婚之妻而知其夫仍怀恋故人,于情不得不然。谓故诬黛玉清白,以宝钗意想黛玉如能现身梦境,与宝玉“遇仙”,则亦不过一放浪之人而已。谓尚欲逆探宝玉之情怀,是宝钗当初实以功利之心,迫于情势嫁与宝玉,与袭人之随顺宝玉有异曲同工之妙,而至此时尚未知宝玉真心毕竟如何。下文交待:“这日晚间,宝玉回到自己屋里……宝钗……因想着他是个痴情人,要治他这个病,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。想了想,便问宝玉道:‘你今夜还在外头睡去罢咧?’……袭人便道:‘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……你们只管把二爷的铺盖铺在里间就完了。’宝钗听了,也不作声。……宝钗恐宝玉思郁成疾,不如稍示柔情,使得亲近,以为‘移花接木’之计。于是……从过门至今日,方才是雨腻云香,氤氲调畅。从此‘二五之精,妙合而凝’。”<sup>⑨</sup>其心计之深可见。宝钗之性格乍看宽厚,实则幽迥曲折,暗怀机杼,观第卅回“金鸳鸯三宣牙牌令”、第卅二回

“蘅芜君兰言解疑癖”与第五十六回“贤宝钗小惠全大体”等文,明矣。唯宝玉内具明识,遁入空门,一绝尘缘,使史、贾、王、薛四大家族老少尊者所寄于宝玉、宝钗二人之厚望归于幻化泡影,终竟成就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之大悲剧。宝钗以一生心机所得,亦不过一独守空房之“活寡妇”而已。

《红楼梦》之褒贬人心、体察物理虽故老到泼辣,深刻精微,但从不张皇辞色,而一将褒贬寓于情节、人物之中,如本文所论以“遇仙”之隐喻描写诠释宝钗、袭人乃至宝玉、黛玉等人之性格即是一例。鲁迅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论《红楼梦》之佳处云:

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,并无讳饰,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、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,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。总之,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,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<sup>⑩</sup>

其隐扬黛玉之是,不至尽失其狷介、孤高乃至“小性儿”之真;暗贬宝钗、袭人之非,不至全丧二人有识见、顾大体乃至美貌柔顺之善,斯为《红楼梦》不可企及之处。

①⑧⑬⑭⑮⑯⑰ 曹雪芹:《红楼梦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,第1399—1403页,第4页,第57页,第67页,第373页,第1541—1542页,第1278页,第1404页。

②③④ 陈寅恪:《元白诗笺证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107页,第109页,第110页。

⑤⑥⑦ 赵崇祚等编《花间集·尊前集》,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,第86页,第136页,第156页。

⑧⑨⑩ 冯其庸纂校订定《八家评批红楼梦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,第2402页,第2402页,第2422页。

⑪ 范景中、周书田编纂《柳如是事辑》,中央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,第366页。

⑫ 曹雪芹:《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红楼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124页。

⑬ 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,第306页。

(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)